

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

鍾榮富

南台科技大學

本文以花東、桃園與苗栗地區的四海客家形成的類別為例，並以優選理論的架構來解釋台灣四海客家話形成的方向。選用優選理論的主因是基於優選理論兼顧了語音為何改變 (why sounds change) 及語音如何改變 (how sounds change) 等兩個主題，遠比過去的新語法理論、衍生音韻理論、社會語言理論及詞彙擴散理論等等的看法還周延。所謂「四海客家話」指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接觸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客家腔調。過去台灣的客家話的研究主要以四縣和海陸兩個腔調為主軸（參見鍾榮富 2004），但是，台灣客家人雜居在同一個客語區的現象非常普遍，因此有了各種四海客家話的存在，本文的研究希望能為語言接觸及其結果提出理論和實證的基礎。

關鍵詞：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四海客家話，優選理論

1. 引言

語言改變的機制及原因一直都是歷史及社會語言學家極度興趣的主題，從早期的新語法學派 (Neogrammarian)、衍生語法學派 (Generative Grammarian)、詞彙擴散 (Lexical Diffusion)、Labov 及其後的社會語言學派，以至於最近以衍生語法為基本的優選理論 (Optimality Theory) (Prince & Smolensky 1993)，無不紛紛提出對於語言改變的看法。這些理論之間的研究方法差別其實並不大，但是提出的詮釋角度及學說和驗證的過程卻大有區別。例如新語法學派認為語音或其他語言形式的改變是規律而且沒有例外的變化，只要是音變的環境相同都會有類似的改變，他們從印歐語系的許多音變之中，獲得實證基礎，後來的 Northern Cities

* 本文為國科會專案計畫 NSC 92-2411-H-017-005 之研究成果的部分內容。在此感謝兩位研究生助理之協助，也感謝古國順、彭清欽兩位教授在語料上的校訂及指正。又本文在 2004 年 12 月 4 日宣讀於「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客家語研究」（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主辦）時，得到許多參與人士的指正，特別是鄭錦全院士及連金發教授，在此一併致謝。

Chain Shift (Labov 1994) 也被用來證明新語法學派的主張 (Radford et al. 1999)。至於社會語言學派則認為語言的改變肇因於社會階層的區別，和社會經濟的條件大有關係，Labov (1966, 1972) 是為經典的論證。其他如英國東部 Norwich 的 -ing 的語音研究 (Trudgill 1974) 也是支持社會語言學派看法的研究。至於以漢語方言的流變為基礎的詞彙擴散理論，則認為語音的改變是突變，但是卻需經過詞彙和詞彙之間的擴散，才能完成。例如英語兩音節的名詞，遠在 1500 年之前，重音都落在第二音節，如 reBEL, perMIT，但在 16 世紀之後，兩音節的名詞重音移到第一音節，才會有 PERmit (名詞) 及 perMIT (動詞) 之間的讀音差別。但是，現在仍然有很多雙音節的名詞重音保持在第二音節，如 misTAKE。換言之，「雙音節名詞重音要在第一音節」的規律還在擴散之中，從 1500 年的 3 個詞到 1995 年的 70 個詞，已經可以看出擴散的痕跡。我們也可以從 Wang (1977)，Lien (1987)，何大安 (1988) 等研究文獻中找到更多的研究佐證來支持詞彙擴散的可行性。而衍生語法學派和優選理論對於語言改變的貢獻在於理論的構思，而不在機制及原因的催生，例如衍生學派主張語音的改變是由於語言知識 (language knowledge)¹ 內部的語音規律發生變化 (參見 Kiparsky 1965, 1971)，而優選理論則以為是語言知識內部的限制及排序發生變化 (McMahon 2000)。

本文將以台東的瑞源及其他花東及桃園、苗栗地區的四海客家為素材，整理類別及推論四海客家話衍生的方向，同時並從優選理論的架構來探研及分析台灣四海客家話形成的方向。所謂「四海客家話」指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接觸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客家腔調。過去台灣客家話的研究主要以四縣和海陸兩個腔調為主軸 (參見鍾榮富 2004)，但是，台灣客家人雜居在同一個客語區的現象非常普遍，因此有了各種四海客家話的存在，本文的研究希望能為語言接觸及其結果提出理論和實證的基礎。

2. 語言接觸與語音演變：衍生語音學派及優選理論的看法

歷史語言學研究雖然肇始於對原始印歐語 (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 的追尋及擬構，但是其研究方法及因研究過程而衍生的理論卻深深地影響了語言學的研究。由於篇幅的限制，本節將集中於衍生語法理論 (Generative Grammar) 架構內的學說及其影響之介紹，而把優選理論及其他理論的比較置於第四節。

¹ 「語言知識」依據 Chomsky (1985) 之見，即表示語言本能 (linguistic intuition)，也就是我們對於某個語言的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衍生語法對於歷史語言的研究，從 King (1967, 1969) 主張衍生語法的歷史語言學架構是：人們語法能力的內在規律之改變，因此產生語音及語法的變化。後來經過 Kiparsky (1965, 1971) 的驗證及擴充，衍生語法對於語音改變的看法終於確立。雖然 Hock (1986) 認為衍生語法內的語言改變，基本上並沒有擺脫以原始音為深層結構，現代音為表層結構的看法，無法對於整個歷史語言學有實質之貢獻，但是衍生語法的看法也給歷史語言及語音改變帶來了不少衝擊，尤其是在原始古音的擬構上，多了自然類音的考慮及架構，為語音改變帶來了理論基礎。

從規律為本的衍生語法到以制約 (constraints) 為本的優選理論，衍生語法對於語音改變的看法很一致：語音之改變主要是由於人腦內部的語法有了改變，至少在制約的層次排列上做了調整 (McMahon 2000)。以四縣客家話為例，本來還有類似「犯」[fam]、「法」[fap] 等音節結構，但是由於後來「聲母與韻尾不可同為唇音」的結構制約逐漸往上調整，以致於後來的客家話，像 [fam] 和 [fap] 這種音節，逐漸退化而分別變成 [fan] 及 [fat]。²

如果把語言融合或兼語 (Pidgin) 的形成視為學習度 (learnability) 與語法內部的制約層次相互影響 (Tesar 2003, Tesar & Smolensky 2000)，則優選理論應該可以做為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詮釋基礎，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3. 四海客家話的形成方向

台灣的客家話有六種主要的方言：四縣、海陸、東勢、詔安、饒平、及永定。但是主流卻以四縣及海陸為主，尤其是四縣客家話幾乎可以視為客家話的通用語 (lingua franca)，因為四縣客家話的人口最多，分布最廣，其中以北部的苗栗及南部的六堆地區為主，³ 而海陸客家話的分布則以桃園及新竹居多。可能是因為人口不多，溝通不便，台灣的海陸客家人通常都是雙聲帶 (bilingual)，四縣及海陸客家話都能講。

客家人到了台灣之後，並沒有完全安頓下來，還是必須四處遷徙，主因是客家人大都居於山區，地窄人稠，耕地狹小，因此人口到達某個程度之後，為了謀

² 在客家研究的文獻上，最早注意到這種「唇音異化」現象的是鍾榮富 (1997)。之後，則有羅肇錦 (2000) 及涂春景 (1998)。1997 之前的客家文獻，如楊時逢 (1957)，Hashimoto (1972) 都還有 [fam] 及 [fap] 的記音。

³ 南部的客家話分布在高雄縣的美濃、杉林、及六龜等地及屏東縣的八個客家鄉鎮：高樹、長治、竹田、內埔、麟洛、萬巒、新埤、佳冬。昔日朱一貴事變，客家人和清廷聯合組成義勇軍，共有六個隊伍，後來稱為六堆。

生而不得不往外發展，其中又以後山的花蓮及台東地區為主要目標。

本節分為三部分：先界定「四海客家話」，然後來分析四海客家話形成的類型，最後是小結。

3.1 四海客家話的界定

海陸及四縣客家人雜居之處，由於溝通的必要而產生了四縣和海陸客家話混合的兼語 (Pidgin)，⁴ 本文稱之為「四海客家話」。至於混用的情況，則不論是以海陸或以四縣客家的聲母、韻母或聲調為主或為輔，都一概使用相同的名稱，而無所謂海四客家話。⁵ 以此界定為基礎，則四海客家話以桃園地區的平鎮、楊梅、新屋，新竹的峨眉及花蓮的大禹、壽豐、鳳林及台東的鹿野等地為最顯著。⁶ 目前的四海客家話大都還停留在兼語的階段，是否會形成克里歐 (Creole) 則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和觀察。⁷ 既有的文獻之中，對於四海客家話的描述都還是從雙聲帶者的交互語音（即先請發音人以海陸客家話讀相關的字表，而後再請同一發音人以四縣腔重讀相同的字表）之中尋找，而不是自然語言的記載。⁸ 然而本文所依據的語料大都為直接的田野調查所得。換言之，本文所依據的語料，都是以生活中自然的語音為描述對象。

其實，四縣和海陸客家話最大的差別並不多，⁹ 聲母主要在於傳統聲韻學家所謂的「知、莊」兩個聲母是否仍然分組而具有區別語義作用。約而言之，中古韻書中的「知、莊」兩個聲母在四縣已經合為 [ts, ts^h, s] 一組聲母，而在海陸依然還存有 [ts, ts^h, s] 及 [tʃ, tʃ^h, ʃ] 兩組具有語義區分的聲母：¹⁰

⁴ Pidgin 本為兩種語言相互接觸進而融合成的新語言，請參見 Todd (1974)、Romaine (1988)。

⁵ 有人以為聲調取自四縣，韻母和聲母取自海陸，則稱為四海話。反之，如果聲調取自海陸，而聲母或韻母取自四縣，則應該稱為海四客家話。本文不以為然，無論四縣和海陸客家話如何融合，只要是分別取自四縣和海陸，都稱為「四海客家話」。

⁶ 這點目前還只停留在觀察的階段，請參見呂嵩雁 (2004)。未來還需要更多詳細的語料記錄，才能幫我們印證這個觀察是否完全正確。

⁷ 克里歐 (Creole) 的要求應該是有人把四海客家話作為母語。目前，花蓮大禹地區及玉里鎮部分客家村落已經有具體的克里歐現象。然而，四海客家話還只是很初步的研究，未來還需要更多的人力來投入進行更精細的研究。

⁸ 例如鄧盛有 (2000) 及黃怡慧 (2003)。

⁹ 請參見鍾榮富 (2004) 中更詳細的分析。

¹⁰ 與聲調無關的語料，都不標聲調。

(1)

	四縣	海陸		例字
ts	tsui	ts	tsui	最
	tsu	tʃ	tʃiu	晝
ts ^h	ts ^h iu	ts ^h	ts ^h iu	秋
	ts ^h u	tʃ ^h	tʃ ^h iu	抽
s	se	s	se ¹¹	洗
	su	ʃ	ʃiu	手

文獻上，海陸客家話的 [tʃ, tʃ^h, ʃ] 並不一定要出現在 [i] 介音之前，例如後面 (2) 是介音之有無的語音對立：

(2)

	有介音		沒介音	
tʃ	tʃiu	皺	tʃu	蛀
tʃ ^h	tʃ ^h iu	抽	tʃ ^h u	粗
ʃ	ʃiu	收	ʃu	書

但實際的語音是否還有這些介音的對比，則還有討論的空間，因為在許多海陸客家話人士的語感裡，這個介音的有無並非絕對的必要。可惜目前還未有人對這個議題作深入的研究。¹²

另一個聲母在四縣及海陸之間的差別在於：前高母音零聲母音節之前，海陸客家話會有個摩擦音 [ʒ]：

(3)

	四縣	海陸		例字
	i	ʒ	ʒi	醫
	iu	ʒ	ʒu	油
	iun	ʒ	ʒiun	雲

¹¹ 也有人讀成 [ʃie]。

¹² 依據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編輯委員的調查 (2004)，坊間各種客家辭典對於海陸客家話 [tʃ, tʃ^h, ʃ] 後的韻母是否有介音 [i]，頗有爭論。目前僅有的相關研究如陳秀琪 (2000, 2003) 都還有記音上的不一致，這部分的探討可能需要依據聲學的分析 (acoustic analysis) 才能比較有效地辨解介音 [i] 是否存在。

依楊時逢 (1957) 之見，「[ʒ] 是舌尖及舌面的通濁音，它的發音部位與 [tʃ] 同，但摩擦成份極輕，說快時全無摩擦，近乎半元音的 i-。如‘衣友野然云央勇’等是。在四縣話裡凡 [ʒ] 母（不論快慢輕重）都一致讀成半元音 i-，所以四縣話就不用 [ʒ] 母，而海陸讀 [ʒ] 的字，四縣都全為無聲母的起音字，用○號來代表。」（頁 3）。其實，語言學裡用 [ʒ] 表示的輔音，最常見的是英語的 usual 裡第二音節的起首輔音（類於我們所說的聲母），它的發音部位和方式應該是與 [ʃ] 相同，而不是與 [tʃ] 相同。[ʒ] 的稱呼繁多，現在一般叫做牙齦後濁摩擦音 (post-alveolar voiced fricative)。它的發音和 [s] 的相同點是：上、下齒都很接近，以迫使氣流產生摩擦。但是發 [ʒ] 時摩擦點遠比發 [s] 時還要後面，摩擦面也比 [s] 要廣、要寬。同時，摩擦點之後的舌面上挺起（發 [s] 時舌面是沒有這個動作的），更重要的是嘴唇微微向前凸，略呈圓唇狀態。當然，[ʒ] 音的圓唇與否也因語言而不同，英語、法語要圓唇，俄語則不然（見 Ladefoged and Maddieson 1994: 148）。

韻母方面，最明顯的差異在於 (i)eu/iau 及 ien(t)/an 之間的對應：

(4)

四縣		海陸		例字
eu	meu	iau	miau	廟
	tseu		tʃiau	朝
ieu	kieu	iau	kiau	嬌
	ieu		ʒau	搖

其實，四縣客家話的 [ieu] 源頭也是來自 /iau/ 韻，[e] 是受到前面的介音而有了音韻上的變化，這樣的推測主要是基於客家話的異化限制 (Chung 1989) 逐漸強勢，而沒有了 [ie] 韻。在很多四縣客家話裡，[ieu] 韻中的介音也逐漸消失，有些四縣客家話甚至於已經完全沒有 [ieu] 而只有 [eu] 了，這些都可以說明客家話的異化限制（韻母內的兩個母音不能同為前母音或同為後母音）在韻母結構中越來越重要，或者說在結構限制的層次排列中，位階越來越高。¹³

接著請看後一組語料：

¹³ 見鍾榮富 (2004) 之討論。

(5)

四縣		海陸		例字
ian	ian	an	ɟian	煙
	ian		ɟian	圓
iat	iat	at	ɟiat	挖

四縣客家話的 /ian/ 在語音層次上大都唸成 [ien]，有些則存有 [ian]/[ien] 的雙軌並存現象，依據前面的聲母而定（參見鍾榮富 2004 之詳細討論）。海陸客家話的 [ian] 也只限於 [ɟ] 聲母，其他也都唸成 [ien]，如「間、錢、天、連」等。¹⁴

另外，四縣的 [ie] 韻在海陸唸成 [ai] 韻：

(6)

四縣		海陸		例字
ie	kie	ai	kai	雞
	kie		kai	街
	kie		kai	介

與前面 [ieu] 之討論相同，多數四縣客家話的 [ie] 韻中的介音 [i] 已經逐漸弱化，甚至於完全消失，而唸成了 [e] 韻，因此可說 [ie] 韻母中的介音在多數四縣客家話裡是自由變體 (free variation)，存在與否並沒有辨義作用。四縣和海陸在韻母上的第三個差別是唇音聲母之後的 [ui] 韻，在四縣都唸成了 [i]，而海陸則維持 [ui]：

(7)

四縣		海陸		例字
i	pi	ui	pui	杯
	mi		mui	每
	vi		vui	胃
	fi		fui	飛

¹⁴ 各地客家方言的 [ien] 每每和聲母有關係，在此只取最簡略的環境，作為討論分析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四縣和海陸的 [i]/[ui] 韻對應只產生在唇音 (p, p^h, m, f, v) 之後，顯然和唇音異化有關（詳細的討論，請參見鍾榮富 1997）。最後，海陸的 [i]（前高非圓唇母音，只出現在 ts, ts^h, s 等聲母之後）不接任何韻尾（如果接了韻尾，則改唸成 [i]），而四縣的 [i] 則可以接 -m/t 及 -n/t 兩組韻尾：

(8)

四縣		海陸		例字
i	ts ^h i	i	ts ^h i	次
im	ts ^h im	im	ts ^h im	深
ip	tsit	ip	tʃip	執
in	sin	in	ʃin	升
it	sit	it	sit	識

四縣和海陸差別最大之處在於聲調，四縣有六個聲調而海陸有七個聲調，因為四縣的去聲不分陰陽（只有陰去）。而且，兩個客家方言的高低調正好相反：¹⁵

(9)

		四縣	海陸
調類	例字	調值	
陰平	詩/千/貪	33	53
陽平	時/錢/談	11	55
上聲	使/淺/探	31	13
陰去	士/箭/淡	55	31
陽去	次/賤		33
陰入	識/切/塔	3	3
陽入	食/絕/踏	5	5

前面從 (1) 到 (9) 就是四縣和海陸客家話的主要差別之所在，依據 Lado (1957) 以及其後的對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 的研究文獻（曹逢甫 1993），或是有關雙聲帶 (bilingualism) 的相關研究 (Watkins-Goffman 2001)，兩個語言的接觸或融

¹⁵ 目前的客家研究文獻中，各家所標注的調值有很大的不同，請參考鍾榮富 (2004) 之比較及所採用的音高分析 (pitch analysis)。

合，除了初期的詞彙借用之外，有系統的融合應該出現在兩個語言或方言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例如台灣閩南人學習英語，最困難的是雙母音 [ei] 及 [ou]，主要是因為這兩個母音是台灣閩南人的音韻系統所沒有的（詳細的討論，請參見吳國賢 1994 及鍾榮富 2003）。

有了這些背景之後，且讓我們來探討台灣四海客家話形成的類型及成因。

3.2 四海客家話的形成類型

本文無意把四海客家話的所有語詞羅列在此，而是以類別來舉例，並以此為基礎討論過去對於語言接觸的理論的可行性，因此所列之類例只是某些代表之語音現象。¹⁶ 明乎此，四海客家話的類型主要的有後面五種：(a) 聲韻為四縣，調為海陸。(b) 聲韻為海陸，調為四縣。(c) 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陸。(d) 聲、調為四縣，韻為海陸。(e) 聲母為海陸，韻及調為四縣。

首先，且看後面聲韻為四縣，調為海陸的語料：¹⁷

(10) 聲韻為四縣，調為海陸：

詞例	四海話	四縣	海陸	說明
胃痛	vi ³¹	vi ⁵⁵	vui ³¹	
斟茶	tsim ⁵³	tsim ³³	tsim ⁵³	海陸的 [i] 在韻尾之前都變成 [i]。
當真	tsin ⁵³	tsin ³³	tʃin ⁵³	
手掌	su ¹³ tsong ¹³	su ³¹ tsong ³¹	siu ¹³ tʃong ¹³	
縣政府	ien ³³ tsin ³³	ien ⁵⁵ tsin ⁵⁵	ʒian ³³ tsin ³³	

聲調在音韻學上屬於韻律 (prosody) 的範疇，根據自主音段理論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Goldsmith 1976, 1990)，聲調自主於另一個獨立的面向 (plane)，因此這種只保持聲調的現象絕非四海客家話的特色。台灣的學生學習英語時，常以音節為本的韻律 (syllable timed prosody) 來念英語的語調，即為良好的明證 (Crains and Lillo-Martin 1999)。再者，只要稍微留意，我們每天都可以從 ICRT 的節目中，聽到美國人所講的國語，音段的咬音都很精準，尤其是捲舌音似乎比台灣人

¹⁶ 有興趣的讀者，可取這個部分與呂嵩雁 (2004) 做比較。

¹⁷ 本文以右上角的上標數字表示聲調。又客家話的聲調調值各家標法並不相同，本文以鍾榮富 (2004) 的標號為本。

還好，但是他們的聲調卻透露出外國腔，主要就是因為聲調無法完全的掌握。依據語言習得的文獻，國語的聲調 (tone) 及英語的語調 (intonation) 是小孩最早習得的語音音素 (Fromkin 1978, Broselow & Finer 1991)，因此也是第二語言的學習者最感困難的一部分。

在第二語言習得的文獻上也很常見到韻律難以習得的案例，依據 Skousen 1975 的研究，芬蘭語 (Finnish) 的重音 (stress) 都落在第一音節，之後每隔一個音節會有個次重音 (secondary stress)，但是次重音不落在最後的音節之上，如「房子」讀 [tálo]，但是「在房子裡面」讀成 [tálossáni]。芬蘭人學習瑞典語 (Swedish) 或把瑞典語借入芬蘭語之時，會把瑞典語原來在第二音節的重音改成第一音節，如：(語料轉引自 Kenstowicz and Kisseberth 1979:169)

(11)

瑞典語	芬蘭語	說明
likór	líkööri	這兩詞在瑞典語中，重音都在第二音節，但是在芬蘭語中重音卻在第一音節。
poli:s	póliisi	

由此可見，「超音段獨立於音段之外而有其獨立自主的音架」的看法頗能獲得心理真實性 (psychological reality) 的支持。從優選理論的角度而言，這是因為講海陸話的人在遇到四縣客時，他們的語法之中，把聲調的忠實 (faithfulness) 排在最高的層次，因此是最容易在語言融合之中維持不變的語法選項。同理，芬蘭人在借入瑞典語時，也是把自己母語中的重音忠實排在最優先，因此借入的只是音段。由於重音和聲調均屬於超音段的面向，前面四海客家話及芬蘭語的語料證明優選理論的限制排序在音段及超音段的面向上，有不同的排序 (ranking)。

由前面的討論，我們應該可以預測：類似於 (10) 的四海客家話應該出現在少數海陸客雜居在多數四縣客的環境之中。換言之，對於海陸客家人而言，四縣客是他們的第二語言，雖然他們能很快地掌握四縣客的音段 (包括母音及輔音)，卻很難克服他們語法中早就內化的聲調知識 (tonal faculty)，正如美國人到了台灣學習國語，還是無法完全甩掉自己母語中的韻律知識。這個預測和我們的研究若合符節，因為這類語料大都出現在花東地區 (如花蓮的大禹) 和桃園的平鎮。

其次，四海客家話的形成也有「聲韻為海陸，調為四縣」的類別，這種方式很像前一類的鏡形 (mirror image)：

(12) 聲韻爲海陸，調爲四縣：

詞例	四海話	四縣	海陸
神明	ʃin ¹¹	sin ¹¹	ʃin ⁵⁵
相識	ʃit ³	sit ³	ʃit ³
目汁	tʃip ³	tsip ³	tʃip ³
超市	tʃ ^h au ³³ si ⁵⁵	ts ^h eu ³³ si ⁵⁵	tʃ ^h au ⁵³ si ³³
瞭解	kai ³¹	kie ³¹	kai ¹³
吧煙	ʒian ³³	ien ³³	ʒian ⁵³
越大	ʒiat ³	iet ³	ʒiat ³

這部分的語料和前面 (10) 的語料很類似：音段取海陸而聲調取四縣。如果我們前面的分析及討論正確，則我們應該可以預測：類似 (12) 的語料應該出現在少數四縣客雜居在多數海陸客的地區之中。這個預測也獲得語料的支持：多數這類語料出現在桃園及苗栗的四海客之中。

但是，在語言接觸或在第二語言習得中，還有一種很有趣的現象：會有移轉 (transfer) 和保存 (preservation) 兩者相互共存的例子，出現在四縣客有詞尾而海陸客沒有詞尾的環境之下：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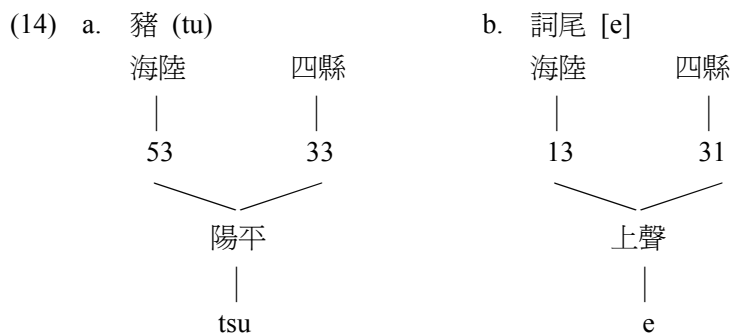
(13)

詞例	四海話	四縣	海陸
豬	tsu ⁵³ we ¹³	tsu ³³ we ³¹	tʃu ⁵³
粄	pan ¹³ ne ¹³	pan ³¹ ne ³¹	ko ¹³ (糕)
釘	tang ⁵³ nge ¹³	tang ³³ nge ³¹	tang ⁵³
柑	kam ⁵³ me ¹³	kam ³³ me ³¹	kam ⁵³

前面的語料顯示：海陸客家人在習得四縣客家話時，他們移轉了四縣客家話「名詞之後不能沒有詞尾」的限制 (constraint)，但是同時又保存了「四縣上聲調必須和海陸的上聲調值對應」的限制。爲了理解的方便，我們把聲調對應看成後面 (14) 的表示。換言之，在 (14a) 裡 [tsu]「豬」在四縣和海陸都擁有相同的音段，也有相同的音調（都是陽平調），但是在音值的層次上，四縣的陽平是中平調 [33] 而海陸卻是高降調 [53]。同理，當海陸客家人從四縣借入名詞詞尾 [e]

¹⁸ 四縣客家話的「粄」海陸稱爲「糕」([ko])。

時，整個 [e] 的原本語音表示像 (14b) 一樣，於是四海客家話遂把名詞詞尾解讀成具有上聲的音節，結果形成了四海客家話獨特詞尾讀音。



四海客家話這種「移轉」和「保存」共存的音韻現象在語言接觸或第二語言習得的文獻中並非特例，而且在音段及超音段中都有先例。音段方面，最常被引用及討論的是俄國人學習英語的情形。由於俄語有「尾音清化」(final devoicing) 的規律：只允許無聲的阻音 (obstruents, 如 [s, f, p, t, k]) 出現在詞尾或字尾的位置。基於這個規律，我們發現俄國學生無法區分英語 bed 和 bet 的差別，因為兩者都被讀成或聽成 [bet]，這是語音規律或限制保存的現象。但是俄國學生卻能學會英語「動詞在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要加個 s」的規律，這是成功移轉的現象。結果移轉和保存兩者的共存出現在他們唸加上 s 之後的讀音上，如 (15)：

(15)

英語單字	英語讀音	俄國學生的讀音
plays	[pleiz]	[pleis]
comes	[kʌmz]	[kʌms]

前面 (15) 的語料表示：俄國學生雖然很成功地習得了英語「動詞在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要加個 s」的規律，但是他們卻保存了「尾音清化」的限制，因此把 plays 讀成了 place [pleis]。這很像海陸客家成功地移轉了四縣客家話的名詞尾，卻還是保存了自己的上聲音值 [13] 一樣。

超音段最好的例子是佛瑞蓮語 (Friulian) 借自義大利語的例子。¹⁹ 佛瑞蓮語的重音在最後一個重音節 (heavy syllable)，而義大利語並沒有重音：

¹⁹ 語料取自 Kenstowicz (1994:84)。

(16)

義大利語	佛瑞蓮語	語意
affitto	afit	租
istituto	istitú:t	學校

而且即使加了表小稱的詞尾 [ut] 之後，佛瑞蓮語還是保存了「重音在最後一個重音節」的規律，如 [istitut-út]（學校的小稱詞），這表示在許多語言的互借之中，移轉和保存往往會同時發生。

最後，再看台灣閩南語的名詞詞尾和國語「子」的移轉和保存。依據曹逢甫和劉秀雪 (2001) 的研究，古閩南語沒有固定的名詞詞尾，其來源應該和目前國語的「子」頗有淵源。姑且不論閩南語的名詞詞尾和國語的「子」之間的詳細關係，但是閩南語的名詞詞尾不論是讀成 [tsi] (17a)，[a] (17b)，²⁰ [tsu] (17c) 或 [kīã] (17d)，其聲調皆相同，都是和國語一樣讀上聲，²¹ 只是閩南語的上聲調值是高降調 [53]。這種規律的對應應該不是偶然的，至少現階段可以斷言的是：閩南語在各個階段移轉了不同讀音的名詞詞尾，但是卻仍然保存了自己的聲調。

(17)

		閩南語讀音	國語讀音
a.	蓮子	tsi ⁵³	tsɿ ²¹⁴
	椰子		
b.	豬仔	a ⁵³	
	獅子		
c.	童子	tsu ⁵³	
	孔子		
	浪子		
d.	娘子	kīã ⁵³	
	母子		

²⁰ 閩南語名詞詞尾會有連音現象 (linking)，其聲母和詞尾之前的韻尾相同，如 [kam ma]「柑」，[paŋ ŋa]「板子」，[ap pa]「盒子」等。

²¹ 國語的「子」也有讀輕聲的情形，不過輕聲應該也是來自於上聲的弱化，見 Cheng (1973)。再者，我們也注意到：客家話的名詞詞尾也讀上聲。合理的推論是：古漢語或中古漢語最早的名詞詞尾本來是讀上聲的，只是現在各個漢語方言的上聲調值不同而失去共通的準則，是否這樣的推理正確，還有待未來更深入的研究。

從前面四海客家話名詞詞尾的形成、俄國學生學習英語時的尾音清化、佛瑞蓮語借義大利語而保有自己的重音、以及閩南語各種「子」的同一聲調等四個語言接觸個案之中，都很一致地指向後面的推論：語言接觸時，很常見的是成功地從另一個語言裡移轉音段，卻保存了自己語言的超音段規律。²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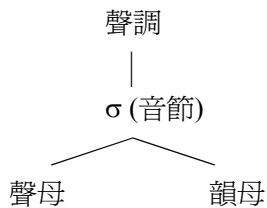
除了音段和聲調的個別差異之外，四海客家話也有音段內之聲母獨立產生變化的現象。首先請看後面「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陸」的例子：

(18) 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陸：

詞例	四海話	四縣	海陸
招手	tsau ⁵³ siu ¹³	tseu ³³ su ³¹	tʃau ⁵³ ʃiu ¹³
當晝	tsiu ³¹	tsu ⁵⁵	tʃiu ³¹
抽籤	ts ^h iu ⁵³	ts ^h u ³³	tʃ ^h iu ⁵³
新車	ts ^h ia ⁵³	ts ^h a ³³	tʃ ^h ia ⁵³
土個	sip ⁵	sip ⁵	ʃip ⁵
右手	siu ¹³	su ³¹	ʃiu ¹³

從自主音韻理論以降的音節理論，都把音節結構看成 (19) 的表示：

(19)



因此，有些人會把聲母看成四縣客和海陸客的主要區別指標，這也可以從理論上找到基礎。像 (18) 之類的語料最好的解釋是：學習者特別注意音段之間的差異，而誤以為只要聲母能用四縣客的聲母，即表示已經習得了四縣客，而事實上說話者的語法還是以自己的母語語法為主要的機制。就像多數台灣的英語學習者能辨識英語的舌尖輔音 [θ] 和 [ð]，卻沒有注意到重音與韻母，而把 *within* 讀成

²² 有些語言則會連超音段一起移轉過來，例如英語的許多借自希臘語的詞尾像 *-ity*, *-tion* 等等，其重音規律也一併借入了英語。

[wɿsin] 一樣。

而且，四縣客家話的 [ts, ts^h, s] 在介音 [i] 之前都會有顎化現象，只是沒有捲舌。由於捲不捲舌已經被公認為是海陸及四縣客家話區分的重要標誌，因此在語言接觸及融合的動機之下，有些人以為只要把捲舌現象去除掉，即足以融入四縣客家話。因此，像 (18) 之類的四海客家話多數出現在少數海陸客雜居在多數四縣客的環境之中。

由於四縣和海陸客家話的區別很有限，大部分都在聲調之上。因此，前面三類幾乎已經述明了四海客家話的主要類型和方向。然而，四海客家話迄今為止還不是一個很具體明確的指稱，因為目前尚未有一致接受的類型。再者，各地區又由於主次語言的角色互有不同，比如說主要語言為四縣或海陸，通常會影響四海客家話的內涵。因此，還有兩種類型值得討論。一種是「聲、調為四縣，韻為海陸」的類型：

(20) 聲、調為四縣，韻為海陸：

詞例	四海話	四縣	海陸
公司	si ³³	si ³³	si ⁵³
食飯	sit ⁵	sit ⁵	sit ⁵
雞母	kai ³³	kie ³³	kai ⁵³
會計	fui ⁵⁵	fi ⁵⁵	fui ³¹
辣椒	tsiau ³³	tseu ³³	tʃiau ⁵³
抽籤	ts ^h iu ³³	ts ^h u ³³	tʃ ^h iu ⁵³
消化	siau ³³	seu ³³	ʃiau ⁵³
冤家	ien ³³	ien ³³	ʒian ⁵³

由於海陸和四縣的聲母主要在於 [ts, ts^h, s] 的是否分化與捲舌輔音 [ʒ] 的有無，因此像 (20) 中的語料顯然必定會是 (12) 的語料重複。但是我們特別說明的是：「聲、調為四縣，韻為海陸」的四海客家話範例特別多，主要是海陸客家話的 [iau] 韻和 [ui] 很特別，再加以 [i] 不接任何韻尾，因此更多的例子會顯得四海客家話的聲母其實和四縣及海陸都相同，如 [pia³¹] (表)、[sia⁵⁵] (笑) 等，本質上其實也可說是聲韻取海陸而調取四縣，與 (12) 的語料相同。

單純觀察 (20)，理想的假設是：海陸的語法把 [iau] 的忠實性排的位階最高，也因此最不容易為其對應的四縣韻母所取代。因此，(20) 的語料並不難從學習度 (learnability) 的基礎上獲得解釋。最後，還有「聲母為海陸，韻及調為四

縣」的類型：

(21) 聲母爲海陸，韻及調爲四縣：

詞例	四海話	四縣	海陸
煮飯	tʃu ³¹	tsu ³¹	tʃiu ¹³
豬皮	tʃu ³³	tsu ³³	tʃiu ⁵³
炊飯	tʃ ^h oi ³³	ts ^h oi ³³	tʃ ^h ui ⁵³
杓嬾	sok ³	sok ³	ʃok ³
院長	ʒen ⁵⁵	ien ⁵⁵	ʒian ³¹
營長	ʒiang ¹¹	iang ¹¹	ʒiang ⁵⁵

前面 (21) 的語料顯然是 (18) 的倒影，只要從海陸來看四縣，所獲得的解釋與說明和 (18) 所衍生出來的結果完全吻合。

至此爲止，我們已經檢視過四海客家話的各種類型，這些類型都是從語音的角度爲基礎的結果。當然，海陸和四縣不僅在語音上有所區別，在詞彙及虛詞上也有不同，例如「落水 [ʃui¹³]」（海）和「落雨」（四），「食粥」（四）和「食糜 [moi¹³]」是爲詞彙差異的顯例。而虛詞和擬聲詞上的差別也不少，但是限於篇幅，我們這裡的焦點只在於語音的類型分析。

3.3 小結

綜觀前面的發現，共有五種四海客家話的類型：(a) 聲韻爲四縣，調爲海陸。(b) 聲韻爲海陸，調爲四縣。(c) 聲母爲四縣，韻母及聲調爲海陸。(d) 聲、調爲四縣，韻爲海陸。(e) 聲母爲海陸，韻及調爲四縣。但是由於海陸及四縣的差別，除了聲調之外，只見於少數的聲母及韻母，因此類型雖有五種，其實只有兩種：(a) 和 (b) 只在於多數爲海陸還是多數爲四縣，而 (d) 和 (e) 互爲鏡形倒影，取決於 (a) 或 (b) 的主要類別。從 (c) 的類型來看，多數的四海客家話應該形成於少數海陸客家人移居到多數講四縣的客家環境之中。

4. 理論與語料的驗證

過去討論語音改變的理論，如新語法學派、詞彙擴散理論，及社會層次理論

(stratification) 的看法，都在經驗語料之中各自獲得部分的支持。事實上，這些理論其實分屬於不同的層面。例如新語法學派主要的著眼點是語音的變化，涉及的是發音的容易 (ease of articulation) 或自然類音 (natural class) 中所含徵性的內容，因此是從發音的角度為主要的論證點，換言之，就是想處理「語音是為什麼要變化的」(why sounds change)。而詞彙擴散理論旨在指明語音變化之後在語詞之間的擴散方向。就詞彙擴散理論而言，其實只是架構，而沒有說明語音為何變化，或如何變化，故沒有涉及語音變化的內涵。換言之，詞彙擴散理論主要目標是探索「語音是如何變化的」(how sounds change)，所以無法回答：語音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而不會有那樣的變化？

後來因應詞彙擴散理論而提出來的社會層次理論，固然說明了語音會隨年齡、教育背景、男女之別等社會條件而擴散，卻也無法回答「語音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而不會有那樣的變化？」等問題。就某種程度而言，詞彙擴散理論和社會層次理論基本上是想處理相同的問題：語音產生改變之後會如何擴散？詞彙擴散理論只是很空泛地說：會從某個詞擴散到另一個詞，再到另一個詞，依次類推，到達中間部分，有些會繼續變，有些則不再變了，形成歷史殘餘 (historical residue)。這種看法，很像語言學習上的「i+1」理論。我們在學習第二語言或外語之時，起點為 i，而後每天學了一點，暫時稱為 1，因此今天比昨天多了「i+1」的進度。在學習的中途，有些點無法克服，成了化石現象 (fossilization)，有些人則能隨著「i+1」的進度，朝目標語前進 (Krashen 1995)。而社會層次理論則進一步說：語音改變的擴散是由於社會階層的不同，由各種社會的因素作為決定點，可能從低而上，也可能由上而低。這種看法，詞彙擴散理論並沒有馬上吸收，併入該理論之中，使 how sounds change「語音如何改變」和 why sounds change「語音為何要改變」等兩個原本可以在同一理論裡綜合解決的議題，一直在各個理論中獨立發展。

優選理論崛起以來，雖仍然打著衍生音韻學的架構，然而從其最基本的單層表示觀念即可以看出該理論的自主性，唯一還存有衍生語法理念的是：認為由制約 (constraints) 及排序 (ranking) 所構成的語法是語言能力的表現。也是從這個觀念出發，才使 McMaddon 2000 能把 Kiparsky 以降的衍生歷史音韻學帶入優選理論的架構之中。須知，優選理論成立之初，主要的靈感來自於無標規律 (unmarked rules) 及有標規律 (marked rules) 之間的競爭及互動，才有了制約限制的歸類及層次關係。從這個角度而言，優選理論其實關注了兩方面的語音變化現象：為何改變 (why sounds change) 及如何改變 (how sounds change)。優選理論的制約限制的制訂反映了語音為何改變的共通性，而這本來是新語法學派及傳統衍生音韻

理論所想要解決的對象。而制約的層次及排列則說明了語音如何改變的方向，這本來是社會語言學派及詞彙擴散理論最能說服人的主要因素。如今這兩個語音變化的層面都能在優選理論中尋到最好的解決方式。

從前面我們對於四海客家話的形成類別及討論之中，更可以感覺有優選理論的解釋能力。例如「聲韻為四縣，調為海陸」的現象顯然就是以海陸為母語的人士在接受四縣客家話之時，由於語法內部的制約之中的聲調忠實制約所排的層次比較高，因此是海陸人士保存了海陸的腔調。羅肇錦 (2000) 說新竹峨眉的海陸客家人講四縣客家話時，只有學到四縣的聲調，而未及聲母及韻母（屬於前面的「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陸」），這表示這些原本講海陸客家話的人在語法裡把聲母及韻母的忠實性排在最高的層次。

優選理論的好處在於強調制約的共通性及層次排列的特殊性，從四海客家話的不同形成類別，正好說明這種假設的可行。

5. 結語

本文從田野調查的語料中做了四海客家話的類型歸類，並且嘗試從優選理論的角度來解釋這些四海客家話形成的方向。經過我們對於四海客家話的整理，發現主要有五種類型：(a) 聲韻為四縣，調為海陸。(b) 聲韻為海陸，調為四縣。(c) 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陸。(d) 聲、調為四縣，韻為海陸。(e) 聲母為海陸，韻及調為四縣。如果更詳細的分析，這五種類型可簡化成為兩種：(a) 和 (b) 只在於多數為海陸還是多數為四縣，而 (d) 和 (e) 互為鏡形倒影，取決於 (a) 或 (b) 的主要類別。從 (c) 的類型來看，多數的四海客家話應該形成於少數海陸客家人移居到多數講四縣的客家環境之中。從優選理論的架構而言，多數的四海客家話的主因在於海陸客家人即使移到四縣客家話地區後，還是把聲調的忠實性列為最不能違反的原則。

不過，由於目前手頭上的語料不夠多，而文獻上的相關研究也還明顯不足，還無法完全肯定我們所提出來的論證假設，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引起更多人士對於四海客家話的研究。

羅肇錦 (2000) 揚言以後客家話通行的優勢語會是這種新興的四海客家話，從我們前面的語料及討論而言，這種看法並不一定正確，這只是理論上的推測，至於經驗上則還頗值得時間的驗證。

引用文獻

- Broselow, E., and D. Finer. 1991. Parameter setting in second language phonology and syntax.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7:35-59.
- Cheng, Chin-chuan. 1973.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oam, and Morris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Chomsky, Noam. 1985.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Prageger.
- Chung, Raung-fu. 1989. The representation of Hakka diphthongs.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19.1:63-80.
- Crains, S., and D. Lillo-Martin.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Theor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Blackwell.
- Fromkin, V. A. (ed.) 1978. *Tone: A Linguistic Surve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oldsmith, John. 1976.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Cambridge: MIT dissertation.
- Goldsmith, John. 1990. *Autosegmental and Metrical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 Hock, H. Henrich. 1986.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Kenstowicz, Michael, and Charles Kisseberth. 1979. *Generative Phon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enstowicz, Michael.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Blackwell.
- King, Robert. 1967. Functional load and sound change. *Language* 43.4:831-852.
- King, Robert. 1969.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Grammar*.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Kiparsky, Paul. 1965. *Phonological Change*. Cambridge: MIT dissertation.
- Kiparsky, Paul. 1971. Historical linguistics. *Goals of Linguistic Theory*, ed. by S. Peters, 189-227.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Krashen, S. 199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Longman.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2: Soci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adefoged, P., and I. Maddieson. 1994. *Consonants and Vowels*. Oxford: Blackwell.
-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cMathon, April. 2000. *Change, Chance, and Optim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 Prince, A., and P. Smolensky. 1993.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Interac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Manuscrip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 Prince, A., and P. Smolensky. 2004.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Interac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Malden: Blackwell.
- Radford, Andrew et al. 1999.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maine, Susan. 1988. *Pidgins and Creole Languages*. London: Longman.
- Tesar, B. 2003. Computing optimal forms in Optimality Theory: basic syllabification. *Optimality Theory in Phonology: A Reader*, ed. by J. McCarthy, 101-117. Cambridge: Blackwell.
- Tesar, B., and P. Smolensky. 2000. *Learnability in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 Todd, Loreto. 1974. *Pidgins and Creol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Trudgill, Peter. 1971.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William S-Y. (ed.) 1977.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Hague: Mouton.
- Watkins-Goffman, Linda. 2001. *Lives in Two Languages: An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何大安.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吳國賢. 1994. 《英語發音教學》。台北：文鶴。
- 呂嵩雁. 2004. 《台灣客家話的源與變》。台北：五南。
- 涂春景. 1998. 《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台北：涂春景發行。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編輯委員. 2004. 《海陸客家話ㄅㄆㄇ帶介音的情形》，教育部內部報告。
- 曹逢甫, 劉秀雪. 2001. 〈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聲韻論叢》11:295-310。台北：學生書局。
- 曹逢甫. 1993. 《應用語言學探索》。台北：文鶴。
- 陳秀琪. 2000. 〈中古精莊知章母在客語的演變〉，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
- 陳秀琪. 2003. 〈梅縣方言的捲舌音〉，第36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年會論文。
- 黃怡慧. 2003. 《台灣南部的四海客家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楊時逢. 1957.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鄧盛有. 2000. 《台灣四海客家話的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鍾榮富. 1994. 〈客家方言的唇音異化研究〉,《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 571-59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鍾榮富. 1997. 《漢語的唇音異化之研究》, 國科會專案計畫研究報告。
- 鍾榮富. 2003. 〈國英閩客的語音比較及其在語文教學上的啓示〉,《多元語文教學及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1-90。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研究所。
- 鍾榮富. 2004. 《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台北：五南。
- 羅肇錦. 2000. 〈台灣「漳州客」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構〉,《宗教、語言與音樂》, 267-28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Received 11 April 2005; revised 2 October 2005; accepted 29 November 2005]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710 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 1 號
rfchung@mail.nsysu.edu.tw

Patterns and Directions of Si-Hai Hakka

Raung-fu Chu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five patterns in a pidgin resulting from contact between Sixian and Hai-Lu Hakka in Taiwan. This pidgin is called Si-Hai Hakka. Optimality Theory (OT) is adopted to account for the process of pidgin formation. It is argued that OT is better than other theories (e.g., neogrammarianism, sociolinguistics, or lexical diffusion) in that OT has essentially shed light on how sounds change and why.

Key words: Sixian Hakka, Hai-Lu Hakka, Si-Hai Hakka, Optimality Theory